

杨吉玲中短篇小说集



杨吉玲中短篇小说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杨吉玲中短篇小说集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沁源县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0.25 字数:218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•

ISBN7—5378—1271—3

I·1249 定价:6.50元



作者近影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杨吉玲多年来创作发表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说。由于命运的坎坷艰难，阅历的曲折丰富，不论是描写农村题材，或是战争生活题材，在杨吉玲的笔下出现了一个个为生存为事业奋斗抗争，不屈不挠，富有个性的人物，无情地鞭挞嘲笑了丑恶与腐朽，赞扬了人性中的美与善良，同时展现了太岳山区独特的文化和人情风俗。作者写小说也写散文，在她的作品中洋溢着一种对大自然的倾心向往和热爱，读她的作品如临一幅美丽的风情画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序

郭天印

名人作序，已成惯例。我非名人，却也要来作序，这就足令心中有点忐忑不安。但是这个序我还是抖胆要作的。一是作者有邀，足见看得起我。二是作为本书的编辑和作者的文友，我委实为杨吉玲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而高兴。三是做为故人，我不能不回顾起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一段文学道路。

初识杨吉玲，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，我正在读高中，举目中华，其时可见的文学刊物甚是凋敝。可是在我们太岳山区的沁源县里，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。这全得力于一位意志坚定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文学先辈。他就是我们县里当时的文化馆创作室主任兼唯一成员的王建国老师。二十年后，回过头来看，建国老师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水平都不能说突出，但他的文学事业心却是我所见过的“文人”当中绝对出类拔萃的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他对文学青年的提携与奖掖，绝无私情，一片真诚，甘作人梯，燃自身之烛而照亮后人。这一点，也是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后所少见的典范。就是这个王建国，经他手推出的现今在山西和国内都小有名气的作家便有几位，如青年作家郭俊民，青年女作家杨吉玲，青年散文作家杨栋以及笔者。王建国提携青年，则主要

在于他当时独力支撑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办了一份时而油印，时而铅印的文学刊物《沁河文艺》。说这个“文艺”而为文学刊物，是因为在王建国的主持下，它与一般意义上的“文艺”已有了质的区别。就是这本《沁河文艺》，不仅仅局限于发表一些演唱材料对口词之类当时时髦的玩艺儿，而且也大胆推出一批又一批虽不太成熟却别有新意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。我与杨吉玲以及前面说过的几位的相识，基本上可以说就在《沁河文艺》的那间小小斗室之中。

做为一个成熟的作家，我们在杨吉玲的小说中不难看出一方特定的天地，那就是太岳山。吉玲的成长，当然不仅仅在于王建国和《沁河文艺》，更在于她自己的艰苦磨练。从典型的农家女到草原站的临时工，风餐露宿，上坡下梁，顶烈日，耐严寒，苦自苦矣，但杨吉玲献身文学，不倦追求的心志却日渐有增。再后来，条件好一些了，她回到县的史志办公室当笔杆子，走南闯北，遍访曾在太岳山上战斗过的老一代革命家，这或许又为我们的女作家汲取了充足的营养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吉玲这个女作家的作品便与一般意义上的女作者有了不同，少了一些絮叨缠绵，却多了一层豪放慷慨。关于这一点，同辈的一些文学“哥们”“姐们”也曾有过议论，或贬或褒，莫衷一是，而我却以为，这就是杨吉玲，一个饱经风霜的却又充满自信的太岳山的女儿。

在杨吉玲的创作道路上，对作者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大致有这样一些：发表在70年代初很有影响的《华北民兵》上的《劫羊》，虽说文学味差了点，但毕竟是作者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走出太岳山，走出娘子关。较之于《沁河文艺》上的习作，杨吉玲算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第二篇，大约要算

80年代初发表在《山西文学》的《石板屋的隐情》。正是这部小说，使杨吉玲成为山西文艺界的“希望之星”。第三篇，就要算90年代初发表在《北岳风》上的中篇小说《山魂》了。我有幸成为这部中篇的编辑，也有幸对这部算得上优秀的作品先睹为快。正是在这部作品中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今日之杨吉玲，已远非当年草原站的小女工，也远非发了一个“豆腐块”便欣喜若狂的小青年。她对生活的洞察，尤其是历史的挖掘，已经进入了一种真正的审美的理性阶段。一种成熟的阳刚之美与一种温馨的女性之柔正在进行着完美的结合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杨吉玲的小说已有多么的完美。确实，她还有侍于提高。尤其是在写作技法技巧上，太岳山的封闭状态在她的身上自然也不能不有所体现。但我以为，以杨吉玲过去二十年中总能时隔不久便跃上一个新台阶的劲头而论，更大的成功或许正在向她招手。

愿杨吉玲能够写出更新更美的作品，也愿我的序言能带给往日文坛故友些许芳香的回味。

1993年11月28日于太原

目 录

复仇的月亮(中篇)	(1)
山 魂(中篇)	(110)
石板屋的隐情(短篇)	(154)
金 子(短篇)	(164)
白色的精灵(短篇)	(176)
遥远的荒谷(短篇)	(188)
绿州风波(短篇)	(205)
枣儿红艳艳(短篇)	(216)
冤 魂(短篇)	(230)
小镇上的河(短篇)	(240)
金 叶(短篇)	(251)
小城故事(短篇)	(261)
花 奶 奶(短篇)	(273)
虎穴掏心(短篇)	(281)
据 点(短篇)	(296)
短篇小说三则	(306)
后 记	(313)

复仇的月亮

有人说，女人是月亮。月亮本身不会发出光辉。它之所以发光，是由于太阳的折射。这是一句老俗套话了。

第一章

她没有死。

这地方真美。

这是一个山间小湖。湖的四周是绿的山峦。四处寂寥，没有人声，没有鸟鸣，没有野兽的吼叫。只有山间的雾还在活着，从山腰缓缓的升腾，聚集，又扩散。湖的中间是深兰色的天空，几朵滚圆的云，云的周围是深深的绿，兰一片，白一片，绿一片，风一吹，那兰、白、绿互相掺在一起，一起动荡起来，脚下便有了嗒嗒的水声。

北犁坐在水边和石头上，一动不动，就象一座石雕。她的双手抱住膝盖，下巴支在膝盖上，她顾不上欣赏自己水中

的影子，其实那个水中的影子也很美，很有诗意。她记不清自己怎么从家里跑出来，怎么在半夜时分跑出小城，从那些漆黑如城墙似的玉茭地里，杨树林里穿过，跑到这个小湖边，就象有鬼扯狼拖住一般，一气跑了10里路。她怎么就没有想到害怕？大概人最怕的是死，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？一个人走夜路她走过。她记起，那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武斗的硝烟弥漫在那些山旮旯，常传着这儿乱棍打死个人，哪儿枪子儿敲了个人，死个人不稀罕。她抱着一岁的儿子，在山脚下的树林里直跑，子弹日日地在头顶上飞，一夜跑了60多里路，那是种什么滋味！当年娘抱着她躲国民党时也是那个样子吧？

她很失笑，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些。她望了望脚下，水深不见底，蓝天白云绿树，还有湖边的小亭子，在水里构成一个美丽的世界，飘飘渺渺、朦朦胧胧。她从来就喜欢水，觉得那里是一个神秘的所在。水底下有什么呢？水妖水怪水晶宫？还有那个投水的女人？人们说，那一年一个女子因为爱情投水而死了。那女子死得冤，一到夜晚就在水边飘来飘去，嘤嘤地哭，哭得好悲惨。哭声传到湖边的庄子上，人们说：

“这女子又打水底下出来了，寻替死鬼呢！”

她是不是替死鬼呢？她想。脚下是一个神秘、柔软、华美的天堂，只要那么纵身一跳，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在水的抚摸下灵魂可以得到解脱。人最终不也是走向这个天国吗？她觉得累极了，苦极了，也绝望极了，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让灵魂再不受任何折磨、摧残。

她已走投无路了，留在她面前最轻松最容易的就是死。仔细想想，她怎么能活得下去？工作没有，亲人不亲，家

庭，那还叫个家吗？尤其是昨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……

吃过了晚饭，北犁又坐在那个小木箱箱前，摆出了纸、笔，想写点什么。可是她心里乱糟糟的，就象塞了一把猪毛在胸膛里，扎的难受，一个字也写不进去。她老觉得那双冒着冷冷死气的白羊眼在盯着脊梁骨，脊梁骨一阵阵的发麻发凉。她呆呆地瞧了一阵15瓦昏黄的灯泡，到院里梨树底下转了一阵，暗自神伤。回到屋里，那个小学教员已睡下了，把装了钱的上衣褂子揉成一团压了枕头底。北犁不由地一阵恶心，好笑。儿子睡在中间，他们两人把住两边，一间房的小土炕就满当当的了。北犁刚举起书本，一只手伸过来了，北犁不耐烦地推开，把脸扭向灰色的墙壁，尽管墙上潮湿的泥土往下掉。小学教员发话了：“你不是我老婆吗？！”“是又怎么样？”北犁冷冷地答。“你是我娶得婆姨，我要咋就得由我。”“我有我的人身自由，愿睡就睡，愿起就起，与别人有什么相干！”北犁火了，硬硬地顶他。

那双白羊眼里暗中露出了股狞笑，紧盯着她，说：“是呀！你是不愿意和我愿意和别人吧？”北犁反唇相讥：“是呀！你不是也和村里的烂婆姨好么，兴你就不兴别人？”他那双死气的眼里冒出的冷气象两柱白光，站起身逼过来：

“是啦！你算说对啦！我和烂婆姨们有别人却不说我，你没有胡来别人却说你，不是吗？这又因为甚啦？”“你手腕高明有本事呀！”“你不会来得高明些啦！”“卑鄙！无耻！伪君子！”北犁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，放声大骂。“你还骂人！”他也再克制不住了，猛扑过来，使劲搜住她的头发，似乎要把积存的欲火怒火一齐发泄出来，那握惯粉笔的手就象一把钢钳。她象一头暴怒的猛兽，反扑过去，两只手

在他的身上乱掐乱挖，一下五个红手印象只铁耙搂过。随即那人身上就象刚犁过地，一道一道的。那个小学教员一手钳住她的头发，一手还击，捣她的腰、屁股。北犁此时已忘了一切，忘了儿子，忘了邻家讥笑的眼神，她的心理只是窜着一股火，一股恨，她恨不得一下子把他弄死、掐死，剥成肉浆。就在他还手的一刹那，她一口咬住了那支胳膊那层厚皮，上下牙齿使劲咬住不松口，任凭他怎样打她，她觉得嘴里一股血腥味，她咬着，吸吮着，那股血腥味使复仇的快感流遍了全身，她不想放脱她那块肉愿意一直这么吸着咬着，直到咬下来，吞进肚里。小学教员疼得大呼小叫，一手卡住了她的喉咙，她憋得出不上气，那只胳膊趁机飞快地抽出，顺手使劲在她脸上“巴巴”摔了两个耳刮子。她不象别的女人又哭又骂，只是咬着嘴唇，瞪着血红的眼珠，象狼一样伺机扑上去，一口把对方吞掉撕碎。

她正要扑过去，儿子哭着猛然抱住她的腿，“爸爸呀！妈妈呀！别打了呀！”孩子吓坏了，哭声又尖又惨，在夜里听起来使人心酸，心颤。

儿子的哭声给她施了定身法，她靠住墙不动了，身上如火烧一般，心脏象要跳出胸膛，血在她身上来回窜蹦。她瞪着那双白羊眼，迎着那两束白光，她还没有打够，如果不是儿子，她会和他打到死，不是他死就是她死。

昏黄的灯泡熄灭了，屋里一片漆黑，谁也看不见谁了，她的泪水突然如江河决堤倾泻而出，她怕出声把头塞在枕头下。她伤心到极点，悲伤使她将要窒息了。

走！走！再不与这个禽兽同居一室！再不与他在一个锅里搅稀稠！再不同他共在一片天底！她一下翻起身，把门一

摔，出去了，身后传来儿子的哭喊声。就这她也没有犹豫，一溜小跑，跑出了巷子，跑过了大街，跑到了这个小湖上。就在她一纵身要往下跳时，她看见不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白色的人影，飘飘幽幽似叹似唱。她怔了下，揉揉眼睛，白色的人影不见了，只有眼前漆黑深不见底的小湖，就象一只恶魔张着黑洞洞的巨口，象要把她吞噬。

谁说是那水鬼是寻替死鬼呢？正是那个女水鬼救了她。真是做鬼也风流，做鬼也良善。人们冤了那死去的女子。人不如鬼。

第二章

她没有死得成，是因为她想得太多，想要的多吗？是因为她留恋这个不欢迎她的世界吗？那个女子跳水时大概没有想那么多吧？世上的理一个样，人背负的东西太多太重，也就走不动了。

其实她的命是拣来的，不值钱。世上本来可以有她也可以没有她，如果原先没有她，绝不会有人说：这儿本该有那样一个人啊。有了她，反倒给一些人添麻烦，碍事，扎眼，这个女人，世上怎么会有这号女人呢？她听娘不止一次地讲过如天方夜谭般的故事。那时在淮海战场上，父亲，那时才十九岁的解放军战士，原先给国民党一个团长当勤务兵，后来这个团哗变，全部起义投诚参加了解放军，调转枪口对准他原先的上司。战火打得好凶啊，地面上的生土变成了焦土，小树林被打成了一片光杆树茬子地。父亲这一个连被逼到一个小庙前，头都抬不起来，他趴在地上睁眼一看，眼前一堆

光屁股小泥人，几寸大小，有的脖子系着红布条红头绳，他觉得挺可爱，随手抓起一个揣到怀里。不久，他路过自己的家乡，回家转了一趟，笑着把小泥人给了娘。一年后，这个女子呱呱大叫着落草了。娘叹着气说：“这女子是奶奶庙的送生奶奶给的，命硬呐。以后还不知咋个活法呢。”

生下她不几个月，国民党的部队过来了。一提起遭殃军，人们的眉眼唰地变了，抢猪抢鸡抢牲口抢女人们的银镯耳环子，杀八路军的家属，还抢年轻媳妇和大闺女。娘正烙芝麻烧饼呢，三老奶奶捣捣着小脚脸面死白跑来：“犁子娘，快跑哇，遭殃军到了前面庄子啦！”娘慌忙把薄薄的一叠烧饼扔到纹帐顶上，拖了件黑夹袄把她一裹，急慌慌地往外跑。三老奶奶、花奶奶她们已出了村东，娘也气喘吁吁地撵上去，满村的人往东大洼里窜。黄呼呼的遭殃军涌进村里，子弹日日地贴着头皮飞，人们的心一惊一乍。她们在大洼里趴到半人深的豆地垄里。天黑了还不见遭殃军撤，大概要在村里过夜。三老奶奶悄声说：“这里不保险，咱过河吧！”小清河里秋水正滥，满满荡荡的黄水上横担了一块独木桥，没有点胆量谁敢踏上去？还是顾命要紧。三老奶奶、花奶奶们的小脚颤颤巍巍，胆战心惊地踏上去，娘心慌得不行，走到中间身子一趔趄，怀中的北犁离了怀抱向水里滑去，三老奶奶在身后急忙一把抓住了北犁的小腿，她哇哇大声嚎叫起来，嗓门又高又亮，就象对那个黑暗的世道强烈抗议。娘一屁股墩在独木桥上，软瘫得起不来。过后，三老奶奶常得意地对人宣告：“这孩子的命是俺拣来的，那个怕人呀……”娘也常常告她：“你可不敢忘了三老奶奶的大恩大德，不是你三老奶奶那一把，你早被冲到黄河里喂鱼啦！月

黑天，坏蛋又撵在屁股后头，掉下去谁可捞你呀！”说着眉眼就变了。一会儿又回过神来，说：“回来家里翻得乱七八糟，就是纹帐顶上的芝麻烧饼一个不短，狗东西们没看见……”每回听着，北犁都被感动了，她看着三奶奶瘦骨伶仃的样，满头的白发，觉得她就象个英雄。后来老人去世了，她在那个长满青草的大坟堆前转过好多次，她好象听见老人哗哗地笑着说：“你的命是俺拣来的……”

那又是她几岁了？4岁还是5岁？她得了肺炎，脸色铁青，翻白眼，腿脚直抽风，嘴里说胡话。村西头的神婆子走来说，这小人儿作了孽，送生奶奶要收走她啦，叫娘和爷爷买红布、猪头请请神还许有救。村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被席片裹了扔在大西沟里，任野狗撕拖，惨得人们不忍心打那儿过。娘抱住她光是个哭，爷爷和娘从不信神鬼算命一类，那几个孩子家不是请神了也没顶事？爷爷一狠心，抱了她去了12里外姥姥家镇子上的医院，让打针吃药。那时老百姓们还不知有“链霉素”这类东西的存在，也不信扎屁股和那些白药片，只知是打外国来的极金贵的一种药，谁能用得起？两天后，她睁开眼奇迹般地跳下地往外跑，就象睡了个长觉。她终于没让扔到沟里让野狗撕扯，代价是爷爷种得3亩黑豆，一家人吃了半年水煮苦苣菜。爷爷坐在桌前翻着发黄的线装书，自叹地说：“得也？失也？3亩黑豆换得一条生命，值也，福矣……”

再就是18岁那年，她已当民办教师了。充满活气鲜亮的她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明媚，一片彩霞，身后拉扯来一片眼光，她似乎感着到这些，走路都带着风，带着歌，带着笑，带着喜气，就连上茅房也是如此。就在她刚解

下裤子圪墪下时，突然天转地转，身子飘飘幽幽地落向一个无底的深渊。等她明白过来，她已躺在半人深的茅坑里，全身冰凉冰凉，从中间断裂的红砂茅梁石铺在她身子底下。她记不得呼叫喊人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外面娘和爷爷疯了似地在村道上奔跑嘶喊：“救人啦！救人啦！”村子里人都去地了，只有铁匠铺两个铁匠，听到喊声跑来，把木梯放时进茅子，拽着她拖上来。爷爷话不成声地告给人们：“俺们也天天上茅子，茅梁石好好的，偏她一回来就断了呢？简直没法想。前两天下雨茅子里攒得满满地，俺才都担提奶了玉菱子，要不担了呀……他摇着苍白的头，“日怪呀日怪呀……”

那个小学教员听说看她来了，那时他们已经相识。他只在地上站了站就走了，没有任何表示。那时北犁对这个冷血动物怎么没有识透呢？她只是害羞地偎在坑角，羞得无语，掉在茅坑里也不是什么光彩事。

娘常常对她和弟妹们说：“北犁呀，就是命大，你们姊妹6个就她活得费力，一个小命忽闪了好几回，不是命大，耐克打，几个北犁也没有啦！”

是的，她确实命大，耐克打。不用说前头的，就是后来的七灾八难，要搁给个男人也早垮了，蔫了，何况她是个女人。她至今还硬铮铮地活着。既然命运注定她不该死，为什么硬要去违背命运的意志呢？就让日月往前流吧，该活的时候就活下去，该终止的时候再终止吧！……

有时，她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躺在茅子里时的情景，她在回味寻找那种飘飘幽幽坠向无底的深渊时的感觉，那是不是人的灵魂要走向天国时的感觉呢？那也是挺美的啊！没有痛苦，没有恐惧，没有一切的杂念，只有灵魂随意地飘荡。